

都市心情

猫咪六一

文/张玉山

那年暑假的一天,儿子突然兴高采烈地抱回一只小猫,黑白灰三色相间,奶声奶气,走起路来轻盈得像片羽毛。儿子说,店主说猫咪是6月1日出生的,就叫它“六一”吧。

其实,我并不喜欢宠物,总觉得它们脏,更何况现在要同居一室,朝夕相处,我的脸上自然写满了不情愿。儿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小动物,但由于我们的态度,所以他从来都没有真正养过一只属于自己的宠物。现在,儿子已经长大了,我实在不忍心再拒绝他,就答应把六一留下来。儿子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
开始,六一只是“喵喵喵”地叫个不停,怯怯地东瞅瞅、西看看,喂它吃的也不吃。过了两三天,它终于习惯了周围环境,便开始跳上跳下,饮食也逐渐正常起来。

自那以后,妻子便成了真正的“铲屎官”,六一的一切生活起居全由她照顾。有时妻子也会不耐烦,便像训斥小孩儿一样训斥六一:“真讨厌,刚刚铺好的床单又给弄乱了!”但每次,她的手都是高高举起,轻轻落下。而六一根本不怕她,有时还会用前爪去轻轻挠她。

每当这时,我就会打趣地对妻子说:“你是打它呢,还是摸它呢?”

渐渐地,我也开始喜欢上了六一。每当它走到我身边弓起背,用尾巴在我腿上蹭来蹭去的时候,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摸摸它的头,有时还会把它抱起来,高高举过头顶。

每晚,六一都会卧到我的脚边,我生怕不注意踢到它,便常常屈腿而眠。有时,我躺在沙发上休息,它就会用脚轻轻踩踏我的身体,然后紧挨着我卧下,有几次,还卧到了我的胸口上。

去年疫情期间,我们一家人被意外隔离在了老家,而家里只留下了六一。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都担心六一的生活状况。一天,凌晨4点多,妻子突然叫醒我,说她想到了一个办法,让邻居把防盗门上的猫眼取掉,不就可以把猫粮和水送进去了吗?一大早,我就联系上了邻居,为六一打通了一条生命通道。

我们在老家整整待了两个月,回到家时,楼道内早早就听到六一微弱、但急切的叫声,全家人悬着的心才一下落了地。那一刻,我在心里暗下决心:不管六一将来生老病死,我们都会对它负责到底。

前段时间,六一突然呕吐不止,由于它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,就没太在意,以为它又是消化不良之类的问题,就只给它喂了些药片而已。但很快,发现它的状态不太对劲儿,赶紧把它送到宠物诊所,大夫经过化验说,可能患上了“猫传腹”,很麻烦。

在诊所留观治疗期间,我们每天都会去看望六一。当时,尽管它已经病得非常严重,但只要我们唤一声“六一”,它就会应声摆动一下尾巴。我们每天都企盼它能尽快好起来,像从前一样活蹦乱跳地回到我们身边。然而,六一还是没能熬过这个炎热的夏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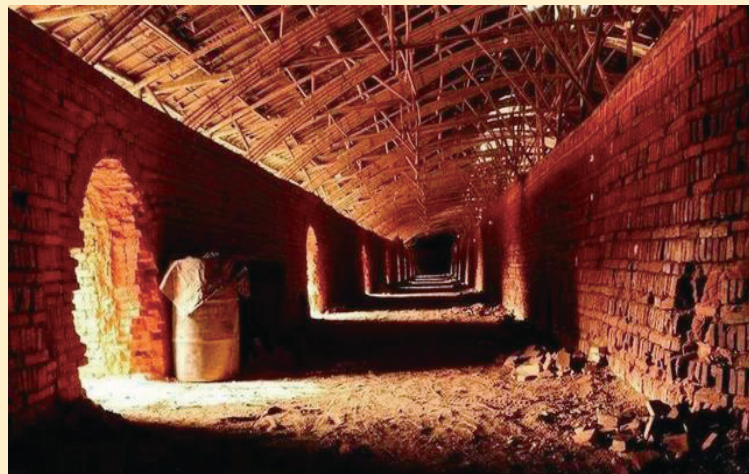
六一走了,让我们难以忘却的是它曾经带给我们的温暖与温馨……



街景老事

走窑

文/王建中



二人台出道前,叫打土摊摊。这很形象,随便找一块儿空地,扫把扫把,就是戏台了。一男一女,“台”上走二步,便是一千年,转身再二步,又是一千年,秦琼战关公,李世民遇康熙,这是常有的事,宋朝的故事,可以接在明朝的朝堂上,寒窑里打金枝,逗乐便好。一把扇子,可以是马,也可以是船,还可以是轿子。男的唱时,女的摇个拨浪鼓,上台时和货郎借的,摇几下,毫无章法,就是听个响。女的唱时,男的打一块瓦,也没什么章法,一声长一声短,一声轻一声亮,可以是春夏秋冬,也可以是阴晴圆缺,还可以是江山更替。四块瓦是二人台早期音乐形成的鼻祖,有才艺的演员,在薄厚不匀的瓦上,敲击出不同的声响与旋律。后来的二人台牌子曲《四公主》就是在四块瓦上敲出来的旋律。实在是太寒酸了,置不起道具,才出此下策。《四公主》讲的是康熙皇帝四女儿的故事,远嫁塞北,和亲公主。清水河建有公主府,至今都立有公主德政碑,口子上也有一通碑,是家喻户晓的人物,也就是身边的故事。

炭窑是苦寒的地方,半山上挖个窑洞,树枝拢个栅栏,便是门窗了,便可以栖身。铁锹上烤一块儿荞面饼,舀一勺子泉水,便是吃食了。有的干脆就是搬几块石头,搭两层柳树枝子,覆几锹土,地上铺一层糜草,就是家了,吃更不讲究,面袋里装上半袋生糜子,浸水,拢一堆柴火,就地造饭。柴火上烤一阵,水干了,再浸一回水,火上再烤,反复几次,饭也就熟了。房梁上吊着个红腌菜袋子,取上一撮,便是一餐了。早上赤身下到窑里,三块石头夹着一块肉,生死由天,祸福凭命,晚上出了窑,便是神仙照应,便要一乐,打土摊摊的就应邀而至,诨话加俚语,满台胡闹。黑脸上露一排白牙,乐翻天了。这边窑口一结束,即边窑口就开“台”,也忙得不亦乐乎。这一窑到另一窑,少说也三十里,打土摊摊的,拼了命奔过去,收入有时也就是吃个半饱。这叫赶窑。

走窑是提前订好的,比如时分八节。四月八、七月十五、八月十五。各个窑上都唱,打土摊摊的便要一家家唱过去,这便是走窑。

窑道山场上,总有一男一女,男的挟一块瓦,女的抱一把笤帚,匆匆行走着,在梁峁沟川里忽隐忽现。停下时,便是窑口了。笤帚扫出一块原土,便是戏台了。一招一式,并不敷衍,项背腾转,颇见功夫,瓦板顿挫,诚恳动天,二人台经典剧目《走西口》即将练成,呼之欲出了。

1987年夏天一个雨夜,与漫瀚调大家张玉林先生小酌,先生忽然感慨,说起牛千林的祖父打土摊摊的故事,第一次被东胜一家煤窑请去唱二人台,一个叫甜女子的演员,三天走了四个窑口,夜里窑上招待,一顿吃了五碗羊肉,三个油糕,受胀而死。